

集部

蒲室集卷七

元　釋大訢　撰

序

道法師實録序

宋徽宗朝方士林靈素譖毁佛教法師道公爭之徽宗怒黥械舂陵及靈素敗國亦覆昧者或誣佛以禍福吁郭隗進而强燕穆生去而亡楚豈隗能福穆生能禍人

哉抑善善者人同與賊善者人同棄也矧佛大聖行之中國繄童孺信之可終毀乎彼世之言治道者必徵於三代三代之所無則黜以為異獨不察夫三代之地不過數千里其俗簡易先王因其時而教之詩書易禮後世地廣數倍俗益偷薄而禮樂刑政不足以盡其術矣然後西竺聖人之教出焉無刑賞勸人自格非遷善至若趨厥道妙窮神致化聖君賢臣陰資為治其有功生民也博矣古有功諸侯子孫猶得世食其土況吾以道

為嗣者乎嗣而絶之不足以為嗣矣器勞也而新之火
敝也而燧之不有弛也不有張也若法師者其張
宗者與當宣和之政淫昏肆虐豈惟毀佛而已而
廷臣無敢言者法師能試命斧鑕食其食思死其事足
以振世勵俗則非徒有功于其教也有功于天下也自
法師没今百七十載而世有不聞其名者十世孫福崇
緝其遺事求述于吳僧祖瑛瑛駴曰吾祖也因遡其譜
與崇為徒昆季葢派别而不相聞知久矣乃拜受而述

焉文成請序于予予視今之寄我法中佚居豐食樂其盛以不戒庸有念夫先世之孔艱哉吾懼其盈焉世無法師矣瑛也磊磊有奇志强記而辨可世其業尚勉乎哉尚勉乎哉

天禧寺嵩講主刋施五十三佛名經序

吾法一入中國皆知佛為大聖而當時華梵之譯者訓佛之義不曰聖而曰覺者以佛與人均有靈知之性特覺與昧之異耳能覺而不昧則人人皆佛也若截然以

大聖自尊使望之若天壤有間則人將退而自畫無進修之益而非所以道世也譯者之示訓有深旨矣又覺有三義焉能自覺者二乘也能覺他者菩薩也能自覺覺他而覺行圓者佛也曰覺即佛矣復何假于念為葢以人心昏亂故佛教之以心念口誦由外制内精專誠一至於念而無念無念念而念常覺不昧以返求乎自性之佛也金陵法嵩講主博通經論嘗謂修行捷徑無踰念佛乃考經援義本其行願取五十三佛與五十三佛

名印施勸誦其訓廸有方矣或問于予曰世有詩書禮樂之教若是得無混淆乎予曰聖人之教不同而同於為善夫詩書禮樂郁乎文也而百姓有日用而不知者是道也無分於上知下愚由一念以擴夫自性之妙雖庸夫灶婦可能也使家授人誦下以戢惡興善雖刑措可也上以合乎道真雖比屋可封也又將游乎清泰之都躋乎仁壽之域則物也我也聖也凡也脗然同體尚何分于世教哉嵩聞而喜請書以為經序

送瑞少曇歸江西序

至大中予主餘英山寺三年寇至剽掠俱盡僅脫身免常所雅厚咸相聚匿笑莫有顧予者獨少曇來勞苦數十返明年佛智遷徑山三月禍作其徒多背去而少曇又與二三子留侍暨佛智歸江右少曇分坐太白不得從今復走宜陽而省焉於其行予重有感矣世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教而民或悖之溺于愛者忘其親訹於利者傷乎義吾徒辭君父之尊絶伉儷之欲惟

師與友之道得同乎人也而吾徒貴遠游大方多衆羣居千百錯礱砥礪期底于道若是於師友之道又專矣無汩乎欲無競于利其庶乎有終矣嗚呼孰謂俗之變能移于吾徒者乎若少曇者可以敦俗者乎

蘄州廬山接待菴序

世未有好施而不享其報者若翳桑餓人得簞食猶戮力効死地何報者之多義耶噫人無良心久矣將天啟施心俾有獲其效如此吾浮圖氏祝髮居僧坊其宫宇

食飲裳衣之奉無一不仰於人人亦樂予不靳或適諸四方則又有作室亭堠間奉漿饋食以迎以勞故行不贏粮居無館穀無輿僕扉屨之需朝吳暮楚遇彼館人如閱郵傳彼見來者接踵于道亦不暇計率相視為故常施者不以為德受者亦罔知媿未聞責以施報禮者何其寡恩哉惟生民之泊于情與而愛奪而憎愛憎而恩怨隨之矣故吾徒尊之於君后親之於父母皆委之若遺以遠游者使不累乎情以悉力於道也道必求諸

師師不州里鄉閭有也如得其師幸聞道以歸則君也親也彼食我也無不報矣又何必計功而食詁詁嚅呢如里嫗為哉淮右古稱奇山水吾宗三大士闡化諸祖輩出蘄舒間至今遊錫不絶桑門志宏作屠穌中道行者如歸予悶繼之者以久施不報為解或怠乃事則宏之志不終矣而幸其安以食息于斯者亦不可以不自勉也故書以訓之

道場寺雲峯閣詩序

東漢時身毒僧摩騰至館之鴻臚寺後僧居咸曰寺而以律制之寺率以律名至梁有禪隋唐有教雖各以道訓其徒而寺猶律也貞元中大智禅師作禅門清規而禅律于是始判凖規立東西序西以儀于衆東以董庶務而帑藏出納係之然昔猶交職其事欲倫歴之以閑其故不以東西為嫌令也反是志髙潔者不適于俗狃于俗者近乎汙而東序之職始病焉曰吾既汙之則將甘受而不辭必漁厚賄餙輿馬至自民其衣僕圉廝養

伻鉅室務滋黨以脅其主飫酒啖胾貪吏使不問已甚者有業産萬計故有以來役僧之議吁寺幾何而不淪胥亡也予行四方所歷寺幾千百求異乎是者雪道場耆宿渭公嘗任寺之東職以廉儉聞始寺不競能損已以紓公公以是裕益捐資示其黨以不私於是闢方丈作鉅閣以居其主閣成而吳越之耆師碩德與湖海勝流咸為歌詩頌以落之而徵序於予予觀人之勞而後食作而後居孰不求豐諸已有公焉有私焉使審乎公

私之辨又益之以才幹而成一閤者夫豈難為哉渭能拔其伍以不汙又罄己資以刋傳燈錄十卷施諸名山其所立不啻有大過人者則頌之者非徒美于渭亦將有懲于其伍者焉而吾不能不重感於今也

悼中天竺布衲雍公偈序

延祐四年四月七日禪師雍公化于天竺中峯五日闍維之歛牙齶設利與常所持木槵諸不燼者為窣堵藏之先是移疾卧天勝院彌月曰吾可忘衆耶遽舁歸中

峯力疾訓徒戒執事者以事為書十數通與友決乃怡然委順衆相視睊如也夫人道之貴以誠乎性也自教流諸夏諸師之言性者罔不極于奥而卒膠于文言莫克自盡及吾祖以直指之訓來使人恢然獲所素有其末也不能無敝而後之宗工又因敝為制故有倡彌高而機益峻如三代樸散教化𡨋而刑禁桊梏之操用焉命誓之不行而盟會侵伐之例列焉皆一時權宜非得已也然奇變不常縱擒無端而可捕撮其形跡哉今之

學者不能自誠以盡性妙徒玩其跡相與師授徒受曰
其若為而高而峻其而平實勿學也隳其関鐍鑿其穿
穴取其語之近似者模擬之以為古用是遂以蹴清序
尸鉅刹傲然以名于世世亦恬不為異而孰得夫偽真
也噫惟于死生之變不可誣不俟詰而較然矣禪師始
居天目之西巘事高峯妙公庀其役至躬舂爨樵𪷽晩
嗣其道固知異乎如此者矣漕使瞿公請居大覺寺十
餘年以勞衆數逃去衆懷之復稍稍尋至然不慼或久

則慢之亦不屑也居中峯衆益至食不繼則躬乞以給
貎瘠黒少容止又語讈寡文人始譏以不韻及是皆大
愧悔豈徒媿之反譽之也譽不止且悼之矣有得南山
悼偈若干首示予予喜其能敦乎本亡事乎末可激勸
學者故畀之序云

送方上人序

士貴遠遊以能交天下士也邇來王公待士之禮廢士
不克遊惟吾徒得肆遊窮燕首越所至諸寺咸命典客

司游者非徒利舍館而已其送迎有禮先後有序賔主
倡答横機迅辨有足觀者故遊之遠莫若吾徒而交之
廣得人人而閱之又莫若典客也然猶必擇通邑大方
多衆乃克觀天下士而為務最煩才俊不屑于就其下
者又不足以交其客以故名亦昧昧焉延祐四年杭淨
慈得方上人為典客客至如驛善其職由是譽日起以
都邑之會賔客之多無逾錢唐而淨慈又大方使上人
典其客上人衢人也衢之俗多儒其流于吾徒者亦漸

儒習故上人雖游不廢吟事而游者樂之然吾徒遊之之道非以富山水慕聞達而事於譏譏篇什為也故上人之歸得贈言於其友不以詩而以偈爭以古德之事而告之有深旨矣上人深乎哉

楊雲巖居士作蔣山僧堂偈序

寺古制皆有僧堂然惟會食而已至於寢處則有別室如今教律院猶然也獨禪林自唐開元中百丈海禪師作清規設長連牀于堂少長盡入居之牀端為木函盈

赤以貯三衣一鉢外無餘畜也坐卧起居有時凡晨昏午夜以及旦長老首座加廵警焉惰者罰不率教而擯之至於禪寂竑苦枯枝湛然止水衆千百肅如也由貞元距今六百年他規盡廢僧散處寺内外甚者一已占屋數十間積產業以萬計輿馬僕從儗巨室冐刑法汙宗教有不可勝言者矣而堂之規獨猶得如古使天下之凡若僧者盡撤其私室禁其私畜而會之于一堂申以吾祖之規教之庸有如前所陳之敝乎而僧者終其

身不越堂中繼之以不昏不亂虛而照寂而應超生死越三界雖古聖賢不出乎是也金陵蔣山肇建于梁寶公初名開善宋熈寧間改創禪院居衆千百號江左第一泰定二年春寺弗戒于火鞠為灰燼長老曇芳禪師能以誠感人人故樂為之用無貴賤貧富咸願出才力效指使期年而寺成者過半而長者楊震之曰若僧堂者禪林之元氣也我則為之曁訖工費鈔十萬貫有奇高明爽塏視舊有加焉震之復與諸公登其堂歌頌以

落之予觀夫佛寺之興率謀諸施者然皆以像設金碧之盛可誇耀于人之耳目而徼夫福田利益而為之也而震之不誇耀不徼福其志必曰居此堂者為能明佛之性傳佛之道然也若是則求報于外者其責輕責難於外者其任重而吾徒之居此也得不戒且懼乎

王氏孝感瑞華圖詩序

世之有符瑞神異之事載于書驗于今耳聞目睹數數然也而未有能究其所從出使人瞭然以不疑者其故

何哉徒以孔子不語怪為解而其所以不語者又何哉或曰怪不足言也若是則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其亦不足言乎孔子生亂時道降俗薄故因時制敝扶持綱常苟非切于人事唯恐致惑于人特秘之而不言耳然則其終不可以致語耶西方有佛曰人之性其來無初其往無終大而天地散而萬物日縣于上雨澤于下山嶽河海卉木鱗介至若神奇物怪變化萬狀皆自一性而出故有啟書以返風噀酒而降雨孝感而魚躍筍

迸誠格而泉涌者唯性之本具非假於外也使能全其
性之妙雖天地位萬物育不啻過矣吾于王侯瑞華之
異而重有徵于斯言也初侯父忠愍公使日本死于王
事侯母方盛年誓斷髮為尼嘗叅高峯妙公得其性妙
之旨矣而侯自弱冠出仕即以能稱累遷至三品官而
養母至孝母旣學佛泊然于世至治二年七月朔趺坐
而逝遂以佛之制闍維之獲舍利五色斵石為窣堵葬
焉侯猶衰絰居喪三年從儒禮也一日奠于筵有折山

丹華于餅者俄結一物如杯玉雪瑩然人咸異之而以詩文稱美者何限侯謂其毋佛之徒也徵言于予予得以佛之說告焉人之均有是性而物誘之若蔽焉若失焉非有明而復之之功焉能死而不亂者耶夫欲善乎性學者無踰于物而治世之道必用于儒也今侯之于毋明佛之性用儒之禮由是而感通故異華之徵皆性善之徵著者耳而侯方嚮用使擴而充之移孝于忠以致君澤民使休徵應而甘露降醴泉出則後之人又將

歌咏之無已也侯名都中由兩浙漕使今為福建道都元帥母張氏諱普貴字無為云

送張子安御史序

南臺所轄三省江浙為最重常歲監察廵按必選上名以行天歷改元之秋張公子安來杭時故相新薨北方用兵供給繁劇海上獲諜者戮于市人心洶懼子安由浙西東入閩廵行諸郡以鎮撫之隨事損益覲時翁張外肅内恕民獲奠安初行省以禮物錢徵歛過度至是

劾其罪追所歛歸其主天子聞而賜之幣以旌其直君子謂子安于是知政刑矣按周官御史掌傳命記事者由秦漢以來任以彈劾宋復以兼諫諍而國朝之待是選也人佩一印使得以專言事若朝廷之紀綱中外百司之賢否官之蠹政民之隱疾必周知而備言之雖曰責人而不知人之責已者尤重也然知之有不周言之或不當於是有廵按之典察其風俗訪其得失焉猶古者觀詩以知民風持節以聽政于天下事無所不得言

而後之君子不克舉其職唯覆其按牘奉行故實而已不任于人而任于法不求諸實而求其跡使人有不直而吏者深文巧詆牢不可破雖有子產之智何疵以得焉或者苟祿自愛見有怙勢作威與無辜被禍而牽于上之好惡者則惴惴焉唯恐有聞以累于已也必先委之而去況敢擊其所强而直其所枉乎又有避嫌畏譏日馳百里夜宿公館戒閽吏固扃鐍雖親友莫得面睨屋梁坐終日澹然無所為至户外事漫不加省而烏在

所謂察與訪乎若是猶曰守文毋害而況有不可勝言者耶雖然衣必垢也而後濯之井必咎也而後渫之不有敝也其孰更之故上即位之初首定風憲之選凡所擢用率皆奇士而子安尤蒙寵知吾見其蹇蹇匪躬肅清邦憲以奮其大有為也必也尊道德而抑奔競則君子以類進而小人不敢徼幸矣先教化而後刑罰則吏畏法以知義而獄訟簡矣擇賢守令而汲進之扶植之使得以盡牧字之道則家給人足盜賊息而國用紓矣

若呂公著之言御史當論國家利害之大計勿察官司簿領之細過者吾取之吾又居巖穴遊方之外者也於時事不通比者聖天子易潛邸為寺臺宫命予居之而辱子安之愛尤篤以其所司直言也敢不誦所聞而直告之

王可毅尚書還朝序

金陵古建都地然自孫吳而下皆偏據南方弗克統一說者謂天地之氣至南而極不可以建大國朝諸侯蓋

陽生于子而極於午子位朔方朔猶蘇也謂萬物至此絶而復蘇始而終終而始生生無窮矣必王者自朔方而南陰陽相乘其氣循環而後可以當之歲在乙丑今上皇帝以潛龍來君而向所謂龍蟠虎踞者若增其雄而幸其有所遭也說者又曰古之天子巡守方國後世不然而天生命世之聖必先使之周游南北以通民情以任天命之寄粤若世祖西出關陜浮襄漢南畧武昌歸繼大統混一區宇而開太平萬世之基今上為世祖

曾孫蚤歲冒涉艱險轍環天下是天所以付世祖者而以畀之也天歷改元之十二月上以潛邸為大龍翔集慶寺亦猶世祖駐蹕武昌而以其地建元興寺焉明年九月命工部尚書王公來董其役先是上命行御史臺擇主僧居其寺不以大訢不肖俾備灑掃以是得日承尚書公之命因而竊觀其為人溫然而春汪然而莫知其涯也聽其言跡其行必欲內不以一豪欺於君外不以一豪欺于民交友以誠莅事簡以嚴御下也以和易

而樂與人為善方是役之興江南大旱民始疑愢公既至凝内府例人日給錢米有差羣工麕至不約而集者二千人乃縣鼓鳴鐸以程其勤惰故工無浮食五旬而材告具十一月朝廷陞公為天官尚書遣使趣其還客有問于予曰尚書為天子近臣學問政事方施之天下人望之朝以繼夕而乃濡滯于一寺之役無若不相當然況佛之道不知于世教何如也幸勿蔽于私為我陳之于是進之曰佛之教簡大無為上智者由之以造乎

性妙合乎道真而中人以下猶能遷善畏禍故其化之
弛張有大焉有小焉如唐之太宗房杜宋之仁廟富范
亦謂君相之聖且賢者然皆資其道以善于世而國朝
崇信之篤度越古昔蓋以薄海内外萬方畢臣其習俗
各異十已八九而鮮有不事佛遵其化以善者孰謂於
世無補其或接之過度縱其徒而不之問隳禮法蠹生
民是溺其跡而不適其宜然非佛之咎也今聖明在天
而尚書公方以房杜富范自任凡所建明無一不合于

道豈以歲饑民無所食商賈無所售其材工無所償其技相胥于流殍而不之顧乃于農隙大出錢粟貿材傭工于以集事于以振乏惠莫大焉况以潛邸之重而上嘗居之四年宜臣子者於兹祈天永命而盡忠乎所事且志不避難易身不擇勞逸亦其所職也客乃媿謝因以其語責之尚書公公曰子言然也我行有日矣盍書以為北歸贈行序公名士弘字可毅皆上所命之云

送嶽柱留守還朝序

皇上居金陵之四年山川百靈保祐聖躬勛功懋德起
登大統即位之初首改所居為大龍翔集慶寺明年度
材告具以向方不利于歲而止又明年上命嶽柱公來
測圭攷景築基而營焉若夫資用之從出官吏之效命
則又有臺官以提其綱御史以糾其怠其于敬慎惕如
也每晨漏下五刻公必先至乃伐鼓下令置籍以閱其
屬戒其若其事而與集盈縮寓諸勤惰寬急之間雖巧
歷善計莫之察焉不十月而落成其布畫規度悉按京

都而江南或未覩故吴越湘漢之人裹糧來游接踵于道心動目駭至相繪圖而歸傳播誇美謂國朝崇佛古未有而莫能推原其意或有取于五行之説者曰我國家肇自北北水也佛生于西西金也金水相生欲培本以强幹浚原以導其流若子毋然噫無亦議其跡而不本夫教論其功而不及夫道是未知佛也欽惟世祖奄有區宇文綏武定各有攸施而佛者慈仁怡愉無刑威賞勸人自畏惡而趨善可以薰陶至和而躋吾民于仁

壽之域舍是無有加者故累朝遵之以為盛典然尊其教必嚴其居宏其道必求其人嚴其居有成功者公之任也宏其道而未知所濟者吾之責也故吾始而喜再而媿而三則懼矣吾自奉命灑掃以來朝夕兢兢于是思率吾徒策勵于無為致美乎不覩六鑿無所用其明心匠不能措其巧崇然而基突然而輿而同然與萬物者游斯吾所以修夫內者也使吾之修夫內能若公之有成功則庶乎免矣公鴻吉哩氏事母至孝母没二十

年見人有母與言而偶及之者必流涕嗚咽不已友諸弟終始無間言而居官無異政嘗守覃懷蝗至其屬邑修武有唐太宗廟公禱之其夕大雨蝗盡死至治間朝廷作大廟命公董其役事辦而民不擾至今傳誦之以故特膺選命而有是行也而授公留守云其年至順辛未十月復有旨名還住山大訢序以贈之

梅孝子序

梅孝子居吳門孝於其親有過人之行母嘗疾篤醫藥

弗瘳於是刲股肉爲羹以進母啖之而愈他日母復疾
且益甚孝子取香之有膏液者爲巨炷然頂與臂祝于
天願減己算以延母壽時夕隂雨拜起仰視雲霾淨朗
星斗呈露母眊昏見神人盛衣冠持盂水汛灑之即起
無恙今年垂八十愈益康强邦人士爲詩文稱道者甚
衆有以韓子鄠人之説疑其毁傷致斃以瀆于政而質
于予予謂事有經有權世降俗下民散久矣苟有一善
君子嘉其志而恕其情可也彶壽申生死於父命鉏麑

死于其主龍逢比干死于其君而史稱之不以戕生為嫌仁人孝子不忍其親之危殆或可覬其生之萬一寧顧一劌之烈雖死猶樂之況其不必死乎又人心之感速于影響蔡順之母嚙其指而子則心動朱壽昌七歲失母求之五十年不能得乃然頂劈刺指血書佛經祈終見之所謂人事盡而天理見也天理者性也由性之充可以貫乎天地神明達乎死生變化而造夫道矣曾子謂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孝之大者孝子能因是以

明夫性而進夫道其于養親不至巳乎孝子名應字榮甫予未之識其質于予者蜀僧光公實以書來其言若是云

送基醫馮善甫序

道德之貴尚矣然以之輔世導民非薰陶涵濡之久未易成化以取速效下而諸子百師之學雖各有可觀而衛生恤患切于時用以施惠愛于人者莫醫氏若也故古之魁偉之士不試用于時則願為良醫以行其志世

俗日降庸醫射利務徼幸以嘗其技而人之誤致委斃不終其天年者有矣予來金陵識馮君善甫以名醫為憲臺郎屬日交公卿貴游然聞人疾雖賤貧無不往視悉予善藥或他藥不能治更名善甫疾無不愈至有所報謝則辭不苟受人咸稱其長者後至元二年夏天台僧會翁病且殆息幾絶其友名善甫理之即無恙會翁感其德而形諸歌詩焉予觀人之生養息聚惟適之安求甘毳以奉其欲時診察以宣其氣猶懼不虞也而吾

徒之適四方犯寒暑忘飢渴隻影萬里無僮僕親舊之相恤孜孜焉惟聞道而後已固将外形骸忘軀命視死若歸也而仁人之心能無軫念之宜乎善甫之待會翁而不望其報矣吾故序醫之功于諸子之上而告之以道德之懿而不為虛美也

乾隆御覽之寶

蒲室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蒲室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李燧

蒲室集卷八

元　釋大訢　撰

序

奉敕重修百丈山大智覺照弘宗妙行禪師禪林清規九章序

祝聖章

人之所貴在明道故自古聖君崇吾西方之教不以世

禮待吾徒尊其道也欽惟國朝優遇尤至特蠲賦役使安厥居而期以悉力于道聖恩廣博天地莫窮必也悟明佛性以歸于至善發揮妙用以超乎至神導民于無為之化躋世於仁壽之域以是報君斯吾徒所當盡心也其見諸日用則朝夕必祝一飯不忘而存夫軌度焉

報本章

性者人之大本也振天地而莫知其始窮萬世而莫知其終佛與衆生均有是性悟之而登妙覺迷之而流浪

生死從刼至刼六道異趨業報展轉無有窮已所賴聖訓洋洋堪作依怙吾徒忝形服與法系遵其行之為律宣其言之為教傳其心之為禪而循吾所謂大本者以同夫物之全體妙用始可稱佛子而續慧命也其于諱日追悼豈世禮哉

報國恩章

國有禘祫四時之祭所以昭功德隆本始重繼嗣也而聖朝崇佛世祖而下咸各建寺謂由佛應身以御天下

化儀既終復歸佛位于是設聖容具佛壇場月以五祭龍翔爲文帝潛邸奉旨春秋二忌各閱藏經七日畢臺臣設奠展禮如生而致夫羮牆之思焉然吾徒之朝夕于斯者毋以華居佚食爲安惟勵夫道而思所報効以期于心法俱泯施受兩忘則不徒食而徒居也勉之勉之如世祖列聖忌諸官至期詣各寺行香謹識時日于左方

尊祖章

人各祀其祖重其形生之始也形生始于愛然形有時
而化愛有時而盡惟性之靈然不昧者不恃生而有不
偕亡而無故佛教人必明性而後之學者復膠于文言
不得其指歸猶醫之善方書而廢藥石何益哉及吾祖
達磨至示以直指之道而人始廓然見夫自性之妙不
求文字不資語默而得于謦欬聲色之外則吾徒之傳
祖道嗣祖位者如火之薪水之器無古今之間毫厘之
異不猶重于形生之始乎後百丈海禪師又作清規以

居吾徒而禪林于是乎始白雲端公謂宜祀達磨于中百丈陪于右而各寺之開山祖配焉見于祖堂綱紀序

任持章

佛教入中國四百年而達磨至又八傳而至百丈海公唯以道相授受或巖居穴處或寄律寺不聞有住持之名百丈以禪宗浸盛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鄉風問道有徒實繁非崇其位則師法不嚴始奉其師為住持而尊之曰長老如天竺之稱須菩提以齒德俱

尊也作廣堂以居其衆設兩序以分其職而制度粲然矣至作務猶與衆均其勞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烏有庚廪之富輿僕之安哉故始由衆所推既而命之官而辭聘不赴者多矣後則貴續豪奪視若奇貨然苟非其人一寺廢蕩又遺黨于後至數十年蔓不可圖而往往傳其冥報之慘有不忍聞者可不戒且懼乎

兩序章

兩序之設爲衆辦事而因以提綱唱道黼黻宗猷至若

司帑庾歷廐務世出世法無不閑習然後據位稱師臨衆馭物則全體備用所謂成已而成人者乎古猶東西易位而交職之不以班資崇卑為嫌今岐而二之非也甚而黨鬬强弱異勢至不相容者有矣惟主者申祖訓以戒之欲其無爭必慎擇所任使各當其職人無間言可也

大衆章

歸虛之水鄧林之木以聚者衆也今夫大方居衆千百

倒廪而炊赭山而爨亦有所聚也而四方之來如歸若已所固有者果何為哉葢佛以人之流轉三界出没生死惟明道悟性以超于妙覺則羣生異類咸資其善而訓其徒以省已為然故人人之待其徒猶待其師雖摩肩接踵而至惟恐奉之不及不以其衆而少怠也不然則有以尺地斗粟而相訟者多矣豈其獨愚甘委其貲以廣吾居斂其飱以食吾徒吾徒之食于斯居于斯果何為哉果何為哉

節臘章

僧不序齒而序臘以別俗也西域三時以一時為安居出入有禁止凡禪誦行坐依受戒先後為次而制以九旬策勲于道以三旬營資身之具使內外均養身心俱安也尅期進修不舍寸陰護惜寸陰行兼慈忍旨哉聖訓萬世永遵而五竺地廣暑寒淋潦氣候之弗齊故結制有以四月五月十二月然皆始以十六日所謂兩安居者因地隨時惟適之安或曰坐夏或曰坐臘戒臘之

義始此如言驗蠟人氷以坐臘之人驗其行猶氷潔或謂埋蠟人于地以驗所修之成虧者類淫巫俚語庸非相傳之訛耶且吾所修證聖不能窺豈外物可測其進退哉今禪林結制以四月望解以七月望者若先一日講行禮儀而期内得專志於道故累其繁文亦隨方毘尼或議不如法而不知其得法外意也中土以冬為一陽之始歳為四時之耑物時維新人情胥慶禮貴同俗化在隨宜故以結解冬年為四大節周旋規矩聳觀龍

象之筵主賔倡酬兼聞獅子之吼禮文秩秩猗歟盛哉

法器章

上古之世有化而無教化不足而禮樂作焉擊壤之歌不如九成之奏窪尊之飲不若五齊之醇然文生于質貴乎本也吾天竺聖人最初示化謂人人妙覺本無聖凡物物全真寧有淨穢無假修證不涉功用而昧者茫然自失若聾瞽焉于是隨機設教擊犍椎以集衆演之為三藏修之為禪定迄于四十九年而化儀終矣梵語

揵椎凡尾木銅鐵之有聲者若鐘磬鐃鼓椎板螺唄叢林至今儆其制而用之于以儆昏怠肅教令導幽滯而和神人也若夫大定常應大用常寂聞非有聞覺亦非覺以考以擊玄風載揚無思無為化日自永雍雍乎仁壽之域清泰之都矣

曹文貞公續集序

嘗讀唐房杜王魏傳咸稱其善屬文而文逸不傳特著其相業與善諫諍之尤焯然者至今人人稱誦而以不

得全集觀之為恨然聖人之教人本以尊德性道問學
士行之美全德為上德充于中文著于外其為政設施
則必俟夫時與命而君子不可必焉故觀人之道稱其
政未若論其材誦其言未若薫其德往年吳興趙公子
昂巴邑鄧公善之與予為方外交抵掌論人物亟稱漢
泉曹公士開才德之美予故以心識之至治間公以侍
御史來為浙西憲使省院百司氣懾股栗善政著聞天
歷初文皇尊用儒臣特授公西臺中丞尋以老告還于

家謚文貞公至正四年御史臺文下刻公諸集于諸路府學示所以襃崇元老勸勵來者而使有矜式焉惟古國史采詩以觀民風漢魏晉唐而下詩益盛猶必擇夫名家之傳世者然後人誦而家藏之若公之作固可名家傳世也公之季南臺管勾君又得于公之賔從僚佐門生故吏之所稱道傳寫凡詩與文若干編彙爲續集若干卷增刻之可謂善繼述者矣若公徧歷臺省建言論事雜著書間不止此藏于敓山家塾君以職所繫未

暇歸而掇拾編録尚期他日以成其志噫視杜房王魏之逸遺人猶惜之而公之才德既施于有政復有文以傳後于是人又喜公之有子而占慶澤之流于無窮也予甞承公有一日之雅竊叙其末而附于韓之大顛歐陽於居訥之義或無嫌焉

送常道夫游武夷詩序

士貴明道而不知道之所以明其有得于師友講論之緒餘則資于潤色文辭發明著述自足名世傳後孰有

泯見聞絶思慮起然獨得于筆授口受之外以振天地
窮萬世而獨存者乎吾游方外辱交名公士夫慕其雄
文碩望者固多矣而以道相求心無間然獨得常公道
夫公天歷閩髴西臺照磨徧游名山東探禹穴以極于
海西踰岷峨南渡滇池北入窮髮意所欲必至萬里跬
步也凡魁儒隱士禪宗山老必卑巳諮詢及言忘神會
脫然有得于語默耳目之所不及而覩造之妙則又若
身至目睹之不可誣也自是而麾斥八極磅礴萬物以

與天游矣後至元中連為三臺御史犯顔極諫鉏擊奸邪有古亮直之風陞雲南憲副行省百司敬之猶神明士民愛之如親友公辭歸省憲交訟人益以重公公家關右少仕江南中年歸葺廬墓教二子皆為名儒使奉祭祀于是放情山澤時從一僮或單巳獨往日百里如飛與野老豎牧雜處忘歸冬夏一裘葛泊如也及臨政言事雖斧質在前不為少阻葢能一死生齊禍福而威武可屈乎視身世物我如邂逅而富貴貧賤能易其慮

乎吾嘗愛宋楊次公之為人而公則庶幾之至正三年宣政院奏公斷事官未幾移疾來金陵留旬月又將有武夷游吾羈官寺而不能去乃書所媿以與之别

送周君榮判官序

國朝建行臺于金陵以統制南紀故金陵雖大郡朝夕奉約束惟謹郡守佐往往避煩不樂就就或託故去否則盡刓鋩鍔務善圓以趨合而猶或不免焉至元六年冬廬陵周公君榮來佐郡奉上以誠持已以廉介不激

不隨不為表襮惟彰明法律示吏民以信先數年江西湖廣輸粟郡倉轉輸海運達于京郡縱吏裕取而約與致鬬死殺傷亡筭公至董之下令條析一示之平至今遵以為式吏作臺治察院與曹南王卞將軍祠委公督其役工具落成而民若不知三年郡安其政公雅恬退不求薦揚而與人誦之謂古之仕者得任專行志故施惠于民也易今則牽制上下而金陵為尤難況一倅能設施如是乎由是專一府帥一閫視古良牧豈多讓哉

公曾大父宋季甞叅金陵帥幕大父守廬陵公以廕三為邑宰皆著善績及是累官五品而陞秩未涯也夫棧道九折而車行無休呂梁千仞而舟銜尾以濟惟慎之而已况公以家世之舊安行乎仁義而輔之以才智何適而不可公行矣當大展其用以副輿人之祝予忝同里又辱知竊喜而書之且率吾徒賦詩追而與之别

送高德潤歸義興序

予居杭鳳山時有别墅陽羡歲一至焉愛其長林豐谷

平園大谿之勝又多故家文儒可與游從始欲終居之
特愳其賦役煩重與細民頑獷好鬬甚至其父母妻子
有病殤死喪秘匿不發鉤人唇吻佯相毆擊密以死病
者推墮舁致乘之以掠人廬室器物小則責賂及負若
租貸甚則誣之官檢覆逮繫至累歲不能自直者往往
而然故家巨室不幸遇之立可破産其有幸能樹立則
必結官府交貴游援聲勢以自張否則使子若弟業吏
不顧汙其身覬以保其家舍是則雖有良田沃壤不能

一日而守之也予去杭來金陵而不至陽羨者十八年矣今年春高君德潤來自陽羨訪其故家遺老則淪喪無幾而重吾所感如是焉德潤年壯才茂大府將試補吏不樂也上書御史府御史器之舉充校官捧檄而歸以慰其親方大肆于學以應明詔以取科第仕進若拾級爾予故書所感以贈其行使其里之人視之庶有以變其俗且期德潤他日試用為長民于四方必能敦美風化致時治平則吾可隨地卜築終吾之老于以締方

外之好焉

送姪陳九萬道士序

吾族由九江徙南昌世為士人自吾從祖父伯父與吾始學佛而吾弟與姪又有為老氏學者吾鄉之人以是占吾族之隆替而不能不有感于時代人物之興或者又曰自戰國秦漢以來王道不行士大夫無世守之業故豪傑之士往往寄跡于浮圖老子中而世道系之矣噫以是說者指其跡則似之泝其世推其事則有足悲

也而不察夫道有常有變有異而同同而異而終合于大同也人之貴在明性而孔子罕言之至于上古之三墳大道又闕而不傳豈以生亂時惟因事制契急以綱常之教維持之故于若性若命若死生鬼神有不暇論且不欲以廣大無徵之語以疑其俗然猶時發其秘惜無上智之資能自求而獨得于言外也及佛入中國而言性也詳以盡濟物也溥而博而大道益明于老氏之道德使人溯流窮源復于大樸以即乎性命之正者雖

翕張不倫而同所以輔世也如曰是有太極是生兩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與吾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者不同乎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萬物出于機入于機與吾所謂三世果因善惡影響者不同乎而後之不能本其道之同而斥以兩岐之異不惟其教之善而訾以末流之獘者非通論也又安得通人而與之論哉適吾姪九萬來省予問鄉曲話故舊而及或者之言吾不得不復其說且喜九萬雖黄冠而不廢儒業又將從吾游

以究吾所學而吾以潛邸新寺方事營繕而未能也故九萬暫别歸洪他日寺成乞退居巖穴當招九萬同住因書所論為約而訂以毋爽云

楊氏鏡中序

嘉禾楊公顯官四十年有異政猶若不慊然常曰人之貴在明性而已聲利非吾志也而佛之言性大備于是交于佛氏之賢者而求其說焉其家人子弟率通佛理有女名端慧聰敏絶人適姑蘇陸承孫以二族之大施

德姻黨而樂習禪定凝坐終日自號鏡中取于應物無跡之義夫範金為器者各職其用用之勞則敝惟鏡之為質也靜而其用不煩明足以鑑量足以容其來不迎其去不將其在人則靈府也人不自見其形俾自視莫見也必得鏡而後見之夫鏡外物也形吾形也非鏡吾無以見形非見形吾無以見鏡之明故旦旦視之猶懼夫鏡之昏焉吾貌之少而壯壯而老日遷月化倏忽變滅而形不能久也而吾之所以靈于物而亘天地不磨

者反棄之不顧其輕重取舍顛倒若是有足悲夫

月上人周易解序

吾俗世業儒而吾幼學佛于儒之事不通臨川危太樸以其從父有為釋氏曰月公者所注周易徵序于予予謂儒先于易論之詳矣庸置吾喙于其間哉吾與月佛之徒也不若以佛之意求之佛言性之初虛而明虛明而風金火水相盪相摩而天地人物形焉與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其旨相合而老子曰道揚雄曰玄

是已或謂人稟二氣五行以生而曰性出天地何哉夫性之體其大無外其始無初其存無終不可得而名狀也古之至人以其高而明者象乎天博而厚者象乎地又于其中靈然不昧假夫形氣以生者為人與天地而三之天地變化而有雷風水火山澤重之以六十四卦衍之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剛柔尊卑之位别焉猶人之貌言視聽思其質有聖愚之相遠其事有吉凶悔吝之倚伏雖萬不同未有不循夫性而出者也而性之以氣

以習論性而自狹自私以自戾夫先聖之言吾無取焉唯邵子謂心在天地先而天地自我出者得之譬之水出于崑崙其始濫觴流而為江為河為海滙而為洺洳而為泉鑿而為井鼓而為潮汐激而為波濤漂而為沫為漚為泡汨而為泥為濁為瀸沍而為氷融而為液其實皆水也如以一漚之小而責其水之不同不知水之全者也人之局于形氣之微而自昧其性之廣不識夫性之全者也能識夫性則可以言全易矣故先賢曰心

易曰已易者有得于佛之説人人廓然以見夫自性之妙不儒釋而異也則月之註吾之序孰曰不然吾又聞先師言咸淳間三衢耆宿簡竹屋由餘干過臨川夜與月公論易達旦而别簡恨迫于官事不克以禪門綱要相與激揚盖月未甞出游終日兀坐觀河圖有警悟非由師授而能也受業雙林寺自號雙谿云

蒲室集卷八

蒲室集卷九

元 釋大訢 撰

記

開府儀同三司榮禄大夫平章政事集賢院使領會同舘事吳國公杭州高麗惠因教寺歲閲藏經記

佛於天下咸所尊事或謂福以幸求禍以苟免而佛可

諂也庸知佛之道多方有大焉有小焉夫大臣之事佛也志與道合玄默寡欲澤下於民之謂施戢禍定亂之謂慈不徼生不畏死若唐顔真卿宋富弼范仲淹是已其有窮土木靡金帛厲民以徼福利者非佛意也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拜布哈公相繼為江西江浙湖廣行省左丞相惟曰自貴富以訖有家予曷報於君親恩欲風動於民率之以忠孝莫若善事佛先是以幣金千定施杭十大寺使咸以子母相生歲取其什一給其費以

月第之各閱經一藏延祐四年又自武昌寓二百定以
歸興元惠因二寺通前為十二藏月閱之歲周而更始
焉惠因寺受金最後以冬季以藏事必肅必恭圖久勿
隳爰琢堅石而刻之辭曰

維西有聖覺道專心㝠心物觀化元揆括幺麽無遺言
有作緝之富以文疇俾津筏惠埶昏赫赫左相為雄藩
匪徼匪媚忠孝存曰覺有訓徒之勤畀之金繒期勿諼
拜稽萬壽奉我君爰有親兮思孔殷高峰之陽湖之原

考擊鐘鼓播今聞尚期似之伊後昆

吳興封山資敬寺記代佛智師作

楚越多奇山然不窮躋深入不得其勝行者告病焉獨吳分錯河涇易舟楫可游衍猶若沮洳無喬木鉅谷以臨高深居者昧如也予居南屏有別墅武康舟上下風渚間望諸峰嶢然異之曰古封山也德人文翁居之舍舟造焉松雜立如戟徑術脩直少折得方池植多芙蕖碧草蜿蜒門廡邃深隱居若巨府金像位殿上神人

環衛考鍾縣鼓衆濟濟多儀僮走報翁肅客升堂入於室客主為禮引坐圓亭顧瞻風景萬石人立又北巨石黿伏泉出背尾匯於坎溢流入於池山左右顧中特起奔伏不窮東挾計籌又東走天目以起其勢南抗石城西揖蒼弁其麓飲于溪實屏蔽敵作我捍禦外隆中夷氣燠而清植物肥碩翱飛鹿麚若與人狎以相樂閒暇也翁喜答客且語之故始山之歸於我為宋給事中盛章墓至大初其孫遷葬而去我與值渚上相語合顧奉

貿剤取視亡害即輸其直五年為室益殫巨萬咸無所乞假然常居未有主撮餘幸成之不自知其何道也又曰人之貴乎物者以明道也道不明斯物矣吾又幸聞諸師故師之高曾宜祀於奥而形生之始又可不報故吾之昭穆配焉若盛氏之恩亦與享宇下以廣愛也將聞於朝請名資敬寺而未有紀師幸至不有待耶予耄矣行四方辱佳山水不少率疲於頓踣又否則或汙於庸富家遊錫不一顧能若是山之奇得售賢主人以與

吾等游者寡矣將寓翁一榻以盡衰朽而又有楚行心忽忽也以吾宗之重若孱懦者負之不幾於敗覆而翁之材之德使遯跡自善非牽於玆山之累乎又見吾黨之似是而非以位以氣以相軋若庶幾乎翁不可得也翁諱清杰族吳興姚氏業儒幼受經杭之道明寺學博而要雅器量自持確然於物無髮欲好周人急故邑人相教翁長者無犯翁意有過里中望其廬戟手曰是清淨居毋相汙輒入寺或惡子因以悛革蔪為善自效其

道感人類是懼難其繼益訓徒徒元禮元遜咸有軌度可世守也末書之用嚴其訓

杭州金剛顯教院記代趙魏公作

院始名華嚴菴宋紹興己巳演教妙空大師惠齡所作也居杭城之金剛嶺既成以授其屬清惠使主之清益講經論衆益盛其制可視大方考之圖志龍山圓壇古有顯教院而墟其址久矣乾道己丑請於郡願易菴名為顯教院歷嘉熙間市弗戒於火院俱燎寶祐初有道

福者相地於仁和縣之上閒愛其勝負之因徙居焉而
叢爾僅給福卒而景明繼葺之猶多所未備至行榮始
克大其世作殿閣門庫堂室亡慮百間始至大辛亥迄
延祐丙辰凡寺所宜有舉無遺者先有田三百畝至是
倍之而有加焉榮為人端謹一時王公貴人多喜與交
又有才幹以治一寺宜其有成也猶欲戒其後人使皆
如已以勿怠而求記於予予聞能仁氏之學有三曰禪
曰律曰教而今之為寺之制有二有以其徒相授受者

有官授賢而主之四方之人咸得而居之者使官授之或不當主之或不賢視所居如傳舍或不葺以故其寺常廢惟其徒之相授受者率多完好又其後之皆賢而後能久而不覆然世之為人後者猶曰繼志述事矧能仁氏子人之子唯以道為嗣有其室而廢其道猶傭居也今榮之訓其徒則善矣予復欲輔之以道庶有以起其宗云

松江龍門寺記

宋嘉泰中桑門如喜了性傳天台之學喜主錢塘淨教院歸華亭東五十作菴與性同居之里人從禱雨旱疾疫無爽施者日至後性譽益著奉詔主天竺興福院淳祐元年又勑易所菴為龍門寺以甲乙傳次喜性亡嗣者失人寺幾廢咸淳某年有思賢者嵓遊禪林嘗主嘉禾普陀院歸視榛莽厲志興復始徙寺於黃土塘居十五年擇其徒之可任者曰行潛曰可宗潛由靈隱首座出住寧國之廣教院不以命之宗主延慶院退休於杭

之南竺山至元廿三年命歸以寺畀之宗請曰寺瀕海
歲不熟則寇至欲圖久而患後人以安莫若再遷賢曰
吾所以命子也圖之六年而賢卒及瞑目猶睠睠以囑
宗泣以命其徒爲正乃相地於府治東南隅南俯川流
北走市闤厥位向陽平原如席衆咸樂之於是徙居焉
作殿堂樓閣門廡廚庫爲屋二百餘間祠佛菩薩天神
之像千五百軀供設以備寺有田若干頃築別墅官塘
以備儲蓄由賢以授宗宗以授正正以授文明明以授

智傳傳録其實來言曰吾日兢兢於師之訓懼後之不戒而顛覆厥緒則吾祖之業隳矣幸賜之言因進之曰今夫世人積起銖寸得良田居室以遺子若孫又懼其不能賢以保之擇師而教焉期其賢明富盛相繼於無窮也而求諸勲舊之後能僅守其高曽之故業者千百無一二况其嗣有光烈令聞者乎而吾徒之居所在常千百年幸而免於彼者其故何哉議者謂吾不私厥後子人之子取其善以為用故能守以不墜吁何見之末

也獨不念夫物生之汨其真而淪於惡者衆矣吾聖人者出然後拯而納諸至善之域凡後之有崇其宫室圖象者皆所以示其教也存其教者為吾徒必也以戒為墉以定為室而以道相授受其胄無終也而曰吾遷吾居而安吾食吾土而久者特末之思耳傳於是作而曰吾知所以訓矣吾之後人其庶乎免矣頋書以為記

龍興路靖安縣毘廬院記

唐有水潦禪師者不知其閭里族姓天寶中始至洪之

石門見諸峰蜿蜒若龍蟠者愛而築室居之後馬祖自
豫章來泐潭師往拜之問佛法大意祖蹋之仆地師忽
大悟起笑曰大奇大奇語備傳燈録自是學徒雲集易
菴為毘盧院以祖之門人何啻十百若百丈海公南泉
願公歸宗常公皆傳宗於後而師之居與泐潭又相邇
也其同居酬唱與繼之者必非常士而失於紀述使後
世不聞其風烈為可惜也宋嘉定間寺僧曰紹者懼其
不競聞海昏崇壽院之徒賞溪道公有高行為邑延慶

寺首座迎歸而奉之道與四川制置彭大雅相厚善大雅為結廬院左曰無名菴時從咨叩院以中興淳祐二年十月望道書偈遺誡而終有徒六人曰禮曰賢曰滿曰圭曰和曰慧寳祐元年丞相謝方叔欲奪寺基為墓圭之徒紹淇撤其寺徙而避之既而寺丞陳公某為請復以基還寺淇材敏有遠畧一時名公多喜與游其徒二人覺元斯艸元際遇世祖寵顧隆篤奉旨歸黄龍寺終焉艸之徒本瀾瀾沒而絕惟滿之後始大滿之徒印

宗宗之徒斯玒玒之徒本淥本濡淥曰自吾祖居此逾六百祀雖微而或絕而或繼得不澌盡中奪於勢而僅免陰陽家言氣六十年一周今踰其數已我其復之乎乃具畚挶斬榴翳以入作殿堂樓閣門廡庫廩庖湢齋堂室踰百楹列像設鼓鐘之制不十年克潰於成而繕修之未已也且來謁記予曰自漢時佛入中國寺以律制梁達有禪苑清規而禪律於是判然矣夫禪心宗傳道之大者也律之制古也二者不可偏廢守其制傳其

道斯為得矣嘗觀唐僧碑多名律師其規度井井凜不可犯而今則亡之非徒革律而禪亦曠矣世之流俗指寺之命於官而主者為禪而以其徒居者為律問其名覈其實漫不省為何事吁可怪也毘廬院世為律居而祀水滌為始祖及今猶有生氣如深山大澤龍虎變化不可睥睨故他之大方莫與抗也而滌之徒嗣可游禪林有聲所謂張其宗者歸而求律之制以廸厥後庶乎其不悖於古因書使刻之以為記

龍興路奉新縣寶雲寺記

佛之宫徧天下皆因俗以為教吾行四方所見僧趣習各異獨吾鄉為稍近古以其俗文而儉又有馬祖百丈之遺規在焉而新吳寶雲寺當沕潭雄峰間創於蕭梁時始名信誠寺廢於唐之會昌復於大中至吳太和四年克修其殿宋雍熙四年又修之刻石俱存大德三年殿圮住山紹盧與其徒繼萬昌適撤而新焉自門廡殿堂樓閣庖湢凡居室之宜有者悉更作之像設華鬘丹

堊劘其華好復增田山以裕衆食而寓書以記爲託且曰由梁及今八百年矣故家遺物如飄風聚沫不可把玩而吾始更新其殿不以佛之教人以善而人心之良因善以存其教乎然自吾祖之始搆始築幸纉其緒以至於吾不知其幾世矣故吾不能不惕然而懼以斷吾後之人繼繼於無窮也予謂物圓於化而成壊相尋雖天地不能久佛言由一心生萬物而天地依之以成立然則無古今成壊者其惟心法之妙乎使盧訓徒如馬

祖百丈傳佛之心為心則天人異類咸資道力而蒙休光繄吾宗是賴又豈以一殿之勞欲後人保之勿隳為可世其業哉寶雲代多耆德而別院為七盧所居者曰觀音院尤號整肅院舊多竹熈寧間僧可蟾作此君亭縣令李平記之東坡蘇公題名其上亭久廢而人至今傳誦予少時數造焉别且三十年拘於官寺不能去安得操几杖從里中耆年想其秀者槁項可畫也盧與先師游年今七十三愈益健予得請於朝而歸當拜而受

教姑記其畧云

吳江州水月院記

吳江州南五十里有湖數百頃湖中有土阜隆然廣可五畆曠古莫有居之者宋嘉熙間僧覺春廬其上曰水月菴六傳至允諒諒築堤以廣之作殿堂樓閣悉完好請於帝師易菴為院而求記於予且曰世以良田美宅貴擅豪奪及積之寖廣而官之賦役益重於是有不勝其用而病且覆者相望也故吾祖取人所棄而有之以

至於吾吾以一身之微寄於水月之上汎汎如虛舟之凌滉瀁何往而不自得哉予謂志卑者狥利樂閒曠者狥境其誘於外而為物所勝一也若是則子之媚夫水月以居之吾為子記之皆外物也能歛念以返觀乎內雖寓宿之大虛空之無窮曾無一漚之量而彼水月者又不啻隙中過影耳則子之居將無所寄庸置吾喙於其間哉雖然虛已以觀物則物皆吾用不泯於空不窒乎有中道然也如是而子之媚夫水月以居之吾為子

記之載歌水月之章以遺之其辭曰不然辭曰

水之逝兮有潮有汐維月之恒亦朏而魄有生遄化孰不如物不有至人會萬若一爰執其樞以游化初物我無朕水乎月乎

龍興路南昌縣印土寺記

按豫章職方乘城東五里為浮紫塘有院曰永安莫考其始宋治平三年勅改印土院桑門謹公主之十六傳至悟祖勵志興復紹熙四年作說法堂又十八年嘉定

庚午率其族諸孫褚氏作大殿門廡齋寢悉具度弟子十九人具後至缺隆缺存缺瓛泒別為三有紹祥號怪翁游禪林才識絕人嗣法西江謀公住南康萬杉寺遷撫之踈山終焉惟紹經克儉勤於厥居以舊田甫二頃僅充其飡無以備繕脩至元中始買田廿三畝得穀三十石囑其徒紹益別儲之而永績慧燈亦各以私田來歸稱貸取羨帑益以饒復增置田舍諸施者得租五十石作骨塔閣維之室與夫蔽者葺闕者增而他院莫及

焉復訓徒有軌度曰永寧博通經論為慈恩宗講主曰慧滿道高道昭文而有行滿嘗首衆徑山高為予掌記昭典藏且以院顛末請記予謂寺以律制古也唐百丈海禪師始革律為禪厥後命於官擇人而主之其為徒居者得自相授受而江右之俗良家子弟欲學佛必擇徒居之明師使受其業如雲峰靈原著德望者何啻千百皆於是出故凡稱徒居之得人莫吾江右若也而豫章為尤盛焉又觀夫世以骨月之親父祖子孫相繼繼猶

積累培植汲汲若不逮能十世不易其業者無幾而徒居之院求其徒以教以類若印土之歷數百年資寡而徒賢愈益昌大厥惟艱哉吾宗由佛二十八傳至達磨又十傳而至臨濟臨濟於今復十六七傳矣而凜乎若九鼎之寄一絲也彼世之親以愛徒居者以義義有時而絶愛有時而泯惟吾宗之傳以道道無古今也吾既以印土之徒能世其美又欲如雲峰靈原傳道以荷吾宗故於其請記也而重告之

寧國路宣城縣玡琅山法雲禪寺記

宣城之西七十里有山曰玡琅以其蒼潤如玉也或謂山之逺引旁折若屋之行廊然晉宋間有異僧杯度者居之建寺曰興雲相傳梁寶公偕武帝嘗幸侍臣蕭將軍至今祀之為伽藍神云宋治平中勅改法雲禪院宋季丞相吴潛利山可葬因請歸第穴墓寺側國初有旨凡寺之産奪於豪者復之吴氏徙墓去至元庚寅寇燬寺蜀僧曰震曰壽相繼住山四十載僅成佛殿法堂寢

室兩廡泰定丙寅壽卒時江浙丞相托歡公領行宣政院以杭之淨慈典藏永嘉元啓主之居數年百廢俱舉若佛天應真之像設與門亭庖廩凡叢林所宜有者悉備他日啓寓書於予曰天下固多奇山水然非名德居之不足以名世又觀人之營居室極壯麗以遺厥後未及歷世而易主且壞不能葺者相望也自吾祖居是山可千年矣以吾所成擬之大方不豪末爾而吾勞之不易猶欲繼吾者保以勿墜復懼涉世多危機幸萬一不

敗可藉口引去子能辱之言而成吾志可乎予謂啟參佛性茂公佛性之辯猶河海而曰吾未嘗言機迅雷電而示之以無作解契佛祖而與物同然不為町畦也啟嗣其道不務乎長而事乎彼是猶委居室而庇蓬藋舍珍饌而甘藜藿何自苦如是耶雖然驊騮不騁長途而驟閭里有餘力矣龍泉不得犀兕而剌之試於株枿有餘利矣故古之取人惟其才之何如而所施之大小不論也啟字一關方壯而明敏過人吾故期之以起宗而

珩琅何足以涗之姑徇其請而為之記云

蒲室集卷九

蒲室集卷十

元 釋大訢 撰

記

王可毅尚書歷任記

平陽晉陵王氏世多顯官聞人自子通平章以德望重一時子弟尤多秀整而子通獨奇其兄子士弘謂是能亢吾宗年十六見之武宗皇帝奉旨令事今上上時方

四歳士弘即取經史圖書以進陳説古君相治亂得失之要而時歌詩辭為樂因上以天縱之聖睿哲生知無資於學而宥容啓沃之功有焉自是食飲寢處不離觴者十餘年仁宗聞其能授管領諸路納綿提管歷翊正司丞稍遷中政院司議至治二年讒慝搆禍上遷海南四年上還京未幾復被讒出居建康士弘扈從見道乡流殍御札付士弘出褚中鐵散之存活甚衆上至邸日酣飲以自韜晦士弘諫曰處屯莫若持正去吝莫若修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酒能敗德不節且致疾昔人有不得志而逃於醉鄉者乃遺世之士聖人所不取也上深納其言自是為之節飲士弘進將水飲淡虀上食之美他味盡卻自是日以上供歲丙寅五月皇子生擇乳媪難其人士弘家有媪慈且賢而已子方乳因輟子食以媪進將求他媪不即獲已子竟卒上惻然憐之賜羊酒慰諭焉十一月十一日先皇帝誕節時先帝為周王居朔漠上置酒遥賀侍衛者以次為壽

上乃泫然顧士弘曰我今而不知涕之下士弘跪進曰主之意不以兄阻絶南北而見之無從乎然志四方者不守閭里成大功者不戚戚於遠别主春秋方富使守道而福至則南北猶跬步爾將見歡會之無巳也上乃悅而同列有反噬者欲危陷躬士弘極力保衛數進規諫居四年姦臣僭威迫上移江寧勢益急四方聞皆涕下旦旦望之時七月炎暑先啟行曰涷雨颯至凉風著人天宇爽朗人心以蘇士弘日視膳服適謹或通夕立

衛馳至武昌命士弘先往治邸第得北使密語謂來時
上都有國哀毋令一人知者士弘聞之駴且懼潛使報
上趣至江陵六日京師使至宗戚大臣以天命人心之
所歸奔走迎拜推戴北還萬姓讙呼人人自安九月十
三日上即位於大明殿改元天歷王公百僚在廷傳旨
命士弘糾儀官禮甚習殿陛肅然時姦臣猶據上都朝
廷用兵征之供億繁重特授士弘工部尚書器械繕修
百須悉備且省浮費數十萬先是上親擐甲督戰命取

珍寳載後乗以備賞勞及還士弘悉歸之内府謂刑不可黷賞不可濫故每承頒賜獨多所辭謝上以其退默未嘗言禄特隆眷之問曰在江南時聞爾兄宗敬者居官以㢘名今何官也士弘對曰臣兄宗敬除桂陽知州貧不能往留滯都城中上即授以監察御史他日御華延閣又曰爾季兄宗讓久居近侍見其敏而有容因親書付執政授宗讓大司農司經歷特旨授南臺御史士弘始名宗訓字士訓上為易今名而字以可毅常留中

與決大計或時出外則容以宸翰宣問親寵無踰者而謙畏常若不及喜汲引名士而不使知自己出至於睦親黨厚宗族雖微弱疏遠待之不異賢若貴而尤卹其孤困者嘗自以幼賴母氏教育嚴而有方暨有所成立而親不待養故抱終身之戚焉比以天子推恩贈士弘父某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某氏某郡夫人祖某某官妣某某郡夫人曾祖某某官妣某某郡夫人上一日謂士弘曰皇子賴爾乳媼保育而爾未有後朕甚念之其

賜爾玉環一鈔五百賜爾妻冠服珠玉之飾媼夫吴官六品承務郎内府資成庫大使以旌爾志士弘性夷坦詞氣侃侃不施戟級臨事議論不少徇好惡恕而明和而肅忠清直亮博厚長者也或曰上初來南時聖德潛被天下之所屬望而侍衛之臣又皆龍虎變化不可測者也如唐太宗始爲秦王與房杜輩不啻布衣交故能卒致貞觀之治今士弘方嚮用而四方之賢者將責難於身矣天歷二年秋上命士弘來建康改潛邸爲寺董

其後因詢其出處而得其為人且曰我知為善而常惴惴不知已之不逮也不若為記之使得以視昔之戒懼而加謹焉則庶乎將來之有成愚嘉公之不有其善而進德之無已也於是併録或者之論若叔父子通公之所期與夫幼若壯之所歴方將黽勉乎強仕之年以奮其大有為也措之天下垂之後世雖金石竹帛不足以盡令德者請自兹始

集慶路江寧崇因寺記

延祐二年曇芳居金陵崇因寺予寓館焉僧不滿百多
者宿有矩度庭宇靜深山環揖如衛左江右淮風驅驛
騎使客憩止以寺得晉新亭故基山川風物感人詠思
有不能去者曇芳與予登崇岡俯木末弔六朝遺跡未
嘗不歎世之勛業如春華陽燄隨手變滅而吾徒之居
逃空虛棄寂寞幸而了遺者以存吾道也明年予過錢
唐後曇芳亦遷鍾山而白巖繼之矣又十六年文皇以
潛邸為寺召吾天竺來主之而衆又以崇因命吾法弟

正逵逵居十年以葺其寺之勞請記其事按圖志寺建
以劉宋人呼曠野寺齊廢梁大同中克復唐開元中以
嬾融嘗居之始名禪居寺偽吳太和改崇果宋又錫名
崇因政和間長老宗襲作觀音像蘇文忠公以頌贊之
視祖堂列祀若洪覺範與真如喆公之嗣正禪師者皆
望重禪林正歿多設利葬塔山中始居四望亭嘗安千
衆今二井猶存紹興初遷於此曰文殊山若有待也然
洊罹兵燹蕞爾僅存至國朝遠峰宏公克中興之及曇

芳而法席始盛作鐘樓僧堂衆寮庖湢以延名衲遶作大殿初有農耕田中視若物焉發及深淖得巨木六堅勁脩直理容而芳郁因以為柱殆若神獻殿成像設金碧尤極殊麗由門廡垣庸悉新之以文皇嘗幸寺又賜白金乃鑄巨鐘以昭聖德慕蘇公之賢作雪堂知生之有終作三塔又曰有寺千年矣賴昔人保以弗隳吾懼不逮而猶有望於後之人可無紀乎予謂世之言宇宙者以包六合閱萬世也人以渺然之身寄其中不啻一

粟倏然而盡如駒過隙曾不知其所存其大其久蓋將度越六合萬世以超乎宇宙之外不能顧省而自暴自棄者何限昧夫大者久者而常汲汲於眇然倏然以饜足其志何愚滋甚彼論禹稷顏子同道特以用不用易地皆然而較然辯之以此視彼雖以天下易陋巷猶以蹄涔酌滄溟孰擬哉斯向之曇芳與吾浩歎者不在是乎雖然不以無為而廢有為不膠於外以失其內必交修而偕舉之吾道然也達勉乎哉達勉乎哉達晚從先師

又與天目本公游其所得叵量因其請而規之友道也是為記

潮州南山寺記

至治間予居杭之鳳山潮陽善恭為南屏典藏往來雅相好未幾潮之諸山以文上於行宣政院請恭歸住其里南山寺自是十五年不相聞知矣後至元丁丑夏恭寓書敘契濶且以寺記為請寺建於唐初始未有業莊開元二十二年有揭陽馮氏女以父母卒無他昆季終

喪持田券歸於寺得租千二百石有畸又數年馮語人曰浮世非堅吾且逝矣詰旦不知所之維八月廿六日也寺之人至今以是日為追忌供設甚盛并馮之先祠之如生焉延祐戊午里陳媪亦以田若干畒來施祝曰吾施不多願壽終與馮同日後果符其言於是與祠祭於無窮也然莊薄食侳給若繕修則仰於施者必主僧道行服人可賴以振宋景定中丹山禪師作佛殿藏殿甓石為柱暨天兵南下城内外悉焚蕩寺得不毁惟日

為豪所奪東山曰公復之繼以一翁元公會堂文公皆善葺理又增田以裕衆食至恭益新其殿堂門廡像設極於完好懼後之難繼也願書之石俾視以勿忘以永保勿隳又曰人以田宅遺子孫能十世不易者幾希㴲以田歸於我俾其先世祀享與寺相終始非有識度大過人者與抑私於已者人弗與公於人而人保之理則然矣吾聞囿於化者終於盡惟吾祖道大福及後世故寄我法中食其食居其居以永久者亦所依之報云爾

而道不在是可不知其所自乎然觀吳越名山租入累數萬逋積復萬計縱其徒盜之饘粥不給如逃亡家者比比皆然則恭之志有足書也恭號禮翁潮陽人嗣法東嶼海公云

集慶路鹿苑寺記

金陵志載鹿苑寺居郡城巽維即梁之蕭帝寺天監十三年造南唐保大間重建易名法光寺有郗氏窟天龍井按梁史武帝為雍州刺史夫人郗氏殂於襄陽歸塟

南徐東城里山帝踐祚追崇為后后性妬死化為龍通夢於帝或見形光采驚異帝體將不安龍激水騰湧於井故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祀之因卒不置后以帝崇佛又酷愛后后化異類宜造寺以資冥福但不當自名蕭帝寺必中更淪廢後人因其始而稱之若江左之僧居咸曰蕭寺云由梁至南唐四百年寺廢而中興又五十年而寺壞邑人杜德明偕之宋康定二年元絳為之記由康定距今復三百餘年矣寺側又有周處臺臨

觀之美播之歌咏邦人士與四方游者無慮日焉而頹

檐欲壓莫有顧者蜀山彬公過而歎曰茲寺修建皆昔

之君長大姓吾念其廢欲振起之而力不迨惟殿堂之

朽腐者易而葺之像設金碧之漫漶者飾之又粥田二

十二畝以助衆食裕如也寺之老其請記其事於予予

謂杭嶄瀵者艨艟不若一葦之疾遵委巷者騏驥不如

欵叚之安顧所施何如爾予居官寺尸位仰成萬指千

礎祇益憂懼將從公大去振衣崇岡極目霄漢或倦而

休因而歛念攝大千於毫芒洞萬古於一瞬視旃檀樓閣而非泰溷糞壤而非汙而世之成壞得喪是非忻戚於我何有其起廢振乏奚足多公哉第未果所願爾公和州人族沈氏先至元間嘗除僧官泣而弗受以養母孝廹而就之未幾即棄去凡有儲悉施諸山一衲泊然年幾九十神觀靖深有足書也是為記

龍興路新建縣雙峰寺記

佛智居雄峰予與道泰先後掌記復從往杭之南屏侍

語從容必及西山故廬訪耆舊問諸鄰之廢興未嘗不感歎彌日延祐己未佛智示寂乙丑泰亦卒又八年泰之姪信文以其同受經雙峰院之顛末請誌而刻之按豫章職方乘城西六十里石陵幽曠為馬祖翻經臺臺東即其院也始居伏龍雙峰之陽相傳梵僧駐錫里人從禱有孚必大寂之門人傳逸其氏為可惜也唐末右拾遺歐陽持歸隱峰下意欲院為己居而以己之書堂在山陰石鼻者使為院於是朗禪師與易而徙居之蓋

楊吳之順義二年而朱梁之龍德二年先是有善地司馬頭陀者記其地曰石鼻雙峰如鼓如鐘匪公匪侯梵王之宫及今人誦之至圖狀以驗其實云宋嘉定間院之老某嘗參掩室開公於雲居寺有聲禪林中若澄者尤高行而工於詩與太史蕭大山為友餘皆恪守規律故他大方咸取為矜式歷至元癸未寺火耆宿普暉德浩彌高與徒了義了洪道泰道堅誓圖興復由門廡殿堂樓閣齋寢與佛菩薩天人之像經唄鐘磬之宣帑庾

之入加於舊而增美焉然積十餘年始潰於成今復四十年而文繼守之曰我僅克兢兢懼後人罔之思而忽諸則先志隳矣幸賜之言予觀於人無貴賤崇卑莫不欲其世之長久昌熾窮志竭慮為之培立而變滅倏然出所不料或有指吾徒之居得擇賢而嗣之可以勿替然隋唐間號稱古招提者於今其存其亡者幾希矣能若雙峰之仆而復起不亦幸乎是不察夫成壞相尋雖天地不能保惟究道之妙全性之用視宇宙猶旅泊閱

死生為夜旦若吾大寂祖者則吾徒之所當盡心也不求諸此而求諸彼斯佛智向之所以感歎者而吾與泰皆不能悟泰嘗至姑蘇之寒山寺集宗門紀載四十卷可以示後詞曰聖教東漸歷唐而盛大寂傳宗海涵嶽鎮心法授受匪求諸外有得其旨語默謦欬來學兟兟散處林壄有纘其緒寶維我祖雙峰前奔飲江如鼻我卜其奥不曰委積無為而為靡成靡虧妙有不有莫不恒久孰圖其猷維大寂是效我銘不阿用詔爾後

集慶路溧水州明覺寺記

明覺寺居溧水州西四十里唐咸通十年建始名正覺大順中改明覺宋治平二年勅賜額而因明覺之舊至元元貞間燬圮殆甚寺僧妙琳慨然以營治為已任罄已所蓄復裒施者更為佛殿法堂藏殿庖廥廡廊等屋凡若干區琳之徒善祐作諸天之閣安僧之堂祐之徒宗傳重作庫屋葺山門素飾佛菩薩金剛之像又買田以裕衆食寺用益振後至元四年冬寺之徒師祿請記

其事惟佛之教大而備其要在於傳道傳道在於明性明性則人人皆佛也要不在飾其儀像而愚迷倀倀無所嚮趣葢有覩其像設而敬心油然以興由外修內以得夫自性之妙者斯土木金珠之飾所由作也故吾徒之崇宮室嚴像設非徒爲夸美皆有取於與人爲善况先聖縣誌正法像法次第設教其可忽諸於戲今而魔事日熾所在佛宇隳廢而墟焉者相望有能振其墜而底乎成者幾希而欲求傳道明性以昌吾宗不可得也

吾故於明覺重有感焉因書其事使刻石山中以勵其徒當有憤然而興足徵於吾言也琳祐傳俱當塗人祐嘗為本州僧正傳為和州歷陽縣都綱禄居天禧寺習教觀善瘍醫聞人急雖百里徒步往救而不求報無貴賤皆感而敬之有足書者與寺之產業并刋諸碑陰云

嘉定州南翔寺處閱藏經記

至道無為無言也而所以為以言者將埏埴羣生陶鑄聖賢其有為而然乎以本覺明妙之性淪於六趣散於

萬類形氣情欲相嬗以生相感以化以蕩流爲垠故闕

而訓之以剗情絕欲澄瑩精壹求返於初而甚矣情

之蔽固性之不克復也乃酌其機隨器所授示六趣以

果因影響使之遠惡進善以趍於聖賢之域導二乘以

四諦十二緣榮菩薩以六度萬行逮人人妙覺物物全

以備一代化儀而猶曰彰其跡爾若夫顯本歸實雖聖

罔知豈世智凡識所能擬度哉况性之精微言所不及

惟善言言者能言於無言而後可以達無言之言於是

有月指筌蹄之喻而啟迪將來非教莫宣斯三藏之文為世法寶聖凡顯幽所共戴仰如日月於晝夜賴之以為嚮導也蘇之嘉定南翔寺僧祖勝以巳別業為經堂度經於中歲選淨行僧閱之復施田五頃給其費餘以脩繕修而求記於予予禪者故取直指見性之道與經契合者告之而申以辭曰譬空於瓶酌水於缶而水與空非大非小如性圓形形不能圓瞬閱萬世芥視八表有覺瞿曇稱往而諱虛空為舌萬象交參彼昧罔覺或

聵而喑善啟其機爰得我心如屬於耳如接面命彌隱而顯鳥飛魚泳花雨風清海天如鏡孰為檀度曰比丘勝勝即我謀妙斡其樞不有作者德山之徒視佛不為火書壞廬寘行同趨不旣避與

集慶路觀音堂碑陰記

御史文彬嘗乘馬度秦淮河之武定橋橋折馬墮河中文彬掖橋柱若有神持之得不溺以素事佛因解所佩金帶粥錢若干緡作堂於橋東偏素觀音像其中御史

李公平為之記命景德寺僧德茂居而董之或訾以世有救災弭患幸而出於僥者衆矣而佛氏喜神其説以傾於人而人感之噫有是也是未察夫佛以萬法惟心亦洪範之修五事而福極應致中和而天地位故有誠之至而魚躍泉涌揮戈却日啟金縢返風豈皆神而夸之哉且佛之義訓覺即吾心之自覺而覺人也猶所謂明明德新民者也觀音以大悲濟物者也猶禹稷之視人饑溺由已饑溺之也矧其聖神不測者耶文彬居官

舉其職若曰吾晝而安行徒卒導前猶不虞於蹶幸神相以無恐而物生總總豈無窮而顛擠以阽於危若是者乎吾將拯而援之亦猶是也是以觀音之心為心以禹稷自任者也尚懋之哉茂請記其語刻之碑陰文彬名特默布哈輝和爾氏堂之地隸景德寺而歲輸官租錢二千四伯南北深七尋廣如深三之二云

婺州永康縣光惠寺記

婺之永康縣東南三十里有三峰衡出其西少折曰白

雲峰相傳葛洪鍊丹其下又前引如覆盂者曰上安山也中夷而曠可容千室後周廣順二年里人陳氏以所居爲寺宋大中祥符間賜名光惠至元丁丑燬於兵僧走匿他山己卯寺之老惟拱知浩始來歸爲庫室以居尋物故其徒德明處林更作殿堂門廡樓閣文室賓館餘百間象設鐘鼓之制以備助其費者邑大姓徐道鎮與子祥又割田畀寺寺益以濟明林於是度其徒使甲乙傳次曰紹光曰興惠曰自純曰自平曰了義曰崇正

曰崇俊咸戮力營繕迄三十年克潰於成而明光惠純平與鎮祥相繼以亡寺祠之了義與子友善列其事凡寺之業産質劑暨徐氏與他施者名族將礱石而紀刻之嘻亦勞矣吾聞古之人有志於道雖萬乘卿相猶捐之而視治田里居室者又不足論也然人之營生作而後居勞而後食常若不給然其世之勵業非遭其時雖聖智不能惟道則修諸身人人可自致其力而人不為之常汲汲於外以自困未少有得則夸焉非愚蔽滋甚

彼世之人或迫於口體役於君父而不得已也孰若吾徒者所業空寂而亦若彼何哉棄所貴重與所當為而爭較瑣瑣於不足為其得失鉅細當有辨之者而義之言曰事必有為而後可以無為昔佛欲其法之久於世也制僧坊居其徒命執事者董之以勿壞而子取諸澹泊無所用不為世俗譏乎然不可以偏廢也今之大方號稱金華多名宿德其始咸出於吾徒之居以有教也而後能道光於代兹吾祖之所以葺其居之不易不有俟

於吾之後之人乎顧書子之言以為記

乾隆御覽之寶

蒲室集卷十